今天看着抖音上的那些黑化家族小学生，XXXX（已黑化），不禁也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中二时期。

我曾经也是那样的中二少年，我们有自己的江湖，实验中学，南屏中学，永丰中学，康桥中学，都是我们的江湖。网名配合着一长串非主流火星文，前面带个Grim，我们是Grim家族。

那时候我们的江湖，以“混”为荣，“混”了的人总是感觉自己高人一等，我曾经也是这样一个“混”了的人，江湖上我们称兄道弟，如今我们也再没了联系。我们的江湖中有许多大哥，六年过去了，我也不太记得清楚许多，鬼手，羊屎，野猪，小天，三毛，毛毛，小三，大桥，元帅，将军，白狼，黄泥等等，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名字，我如今还与当时的一个兄弟保持着联系，也聊了很多，他行走在法律的边缘，赚了一些钱，曾经也是给赌博厂看厂的兄弟，如今在养牛蛙，说着过年让我去他那整个十几斤牛蛙回去煮火锅。

那时候我们打架的帮派叫“队”，带“队”的队长，还有副队长，我们当时也有一支队，只有七八个兄弟，每个星期每人缴纳20块队费，我们是个小队，但是高年级的同学就看我们不爽，不让我们带队，这叫做拆队，学校里面有许多的队，其实就是小帮派，但是人数不多，不能叫帮，江湖上也有什么青龙帮，玫瑰帮，但是我就不认识了。正常的一支队有20到30人，像那种几百人的队也有，队费也贵，一周可能要30或者50块钱，大概就是保护费，你交了钱，兄弟们跟你共进退，当然不想在队里呆了，交50元退队费，就可以走了，从此江湖再见就是路人了。队费我们拿来建设我们的队，比如买一些甩棍，折叠刀（我们叫叉子），开山刀（我们队比较穷买不起），关公刀（开山刀焊接一根钢棍）其实这些棍棒都不如桌子椅子拆了打架用着顺手。多余的就是队长吃喝玩乐泡妞的钱了。

说起打架，我也参加过一些小规模的，大规模械斗没有参与过，也庆幸自己没有参与过，但说实话，约架也有很多规矩，当时约架的名词已经随时间的长河被我淡忘，但是一些规矩我还是记得。约好时间，约好地点，甚至会告诉对方自己会叫谁，当然一般校内斗争不会叫社会上的大哥，都是学校自己的队在打，人数少了，互相不认识，打的就凶了，人数多了，或者叫社会上的人打，互相就很有可能认识，最后结局就是两边的大哥说给个面子，给叫来的兄弟每人发一支烟，烟的档次要是14的利群以上，大家就其乐融融的散了，如果实在有不可调停的矛盾，那就当事人单挑。

上面那是比较正派的江湖中人，也有些不要脸的，以阴险出名的，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打，我熟知一个队，也就跟我们的队人数差不多，专门阴人，拿着麻袋套头，打一顿，打了就跑，有时候被打的人都不知道被谁打了，郁闷不已。初三的时候我得知一个震惊的事，他们把自己一个兄弟给打了一顿。我已记不得他们队长的外号了，好像跟鹰有关，也可能是阴。

一般混出名的才有外号，像在我入学前，实验中学的老大是野猪，好像是什么野猪帮的人，里面好几个兄弟的诨号都跟猪有关，猪心，猪头等，野猪老大在毕业后威名犹在，似乎初中毕业后成了无业青年，我有幸见过这位大佬，但并未与其说过话，我没那个“资格”。

江湖中的这些个队里的兄弟，我记得的，一个高中毕业以后就没再读书了，一个去了上应大，一个在苏州的一个二本，一个去了浙江的一个三本，也有几个失联了，初中毕业，再也没有音信。

我的江湖也结束了，在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，不止我的江湖，连带整个江湖，都慢慢的结束了。学校就应该是学校，不应该是江湖，但我们从江湖中来，最终却再也见不到我们的江湖，结束的还有我的青春。

在他结束之后，我任然记得曾经绚烂过的那些，记得曾经一起打架的那些，一起走过青春的那些。我不再中二，开始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，开始努力学习，开始不再嚣张，开始低调，开始抹去棱角，开始改掉混混的不良习惯。但也不是一无是处，至少我收获了一段不一样的人生。

我们曾是中二少年，但也只能是曾是了。